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年味儿从来就没离开

每到春节临近,总有人说日子好得天像过年,所以对年的感觉越来越淡。我爱人也总是抱怨不爱过年,“一点年味儿都没有。”是这样吗?我不太同意。

在我看来所谓年味儿,便是期待、珍惜以及认同。

一年里的大部分节假日,有人会问“你怎么安排?”唯有春节没人会这么问,因为我们都知,春节是年度里头等重要的亲情盛事,它和家有关,所有人的安排都是一致的:回家团聚。

生活上的富裕使得期待不再那样深刻,但我们对春节的情结,是小时候就种下的,它寄托了无数能实现和不能实现的愿望与想法,等待春节这一天拉开大幕上演诸多精彩瞬间。

不论你事业如何、财富如何,你都要在除

夕之夜回到那个叫“家”的地方,家人团团围坐,举杯共同期许新的一年能顺顺利利、健健康康。那一刻是幸福的、愉悦的、踏实的,由此便觉一年的辛劳都是值得的。

守岁,绝不等同于平日里的熬夜,没人劝你早点睡吧。家家灯火通明,欢聚一堂,吃不完的美食,聊不完的话题,眼里、心里全是火辣辣的“红”。平日常也少不了给父母零花钱,但过年时包一个大红包,绝不止孝心这么简单,和父母给我们的红包一样,里面有祝福、有期望,这是来自最亲的人送上的祝福,全新一刻从这里开始,幸福吉祥一整年。

平常的日子,屋子装扮得再漂亮,你也不能贴福字、贴春联吧。练习书法的孩童、家父的一手好字、母亲巧手剪的窗花,在物质无比丰富的基础上,传统文化之美在这一刻犹如锦上添花。

夏学军

添花。

平日里相识的人见面打招呼,无非是“上班啊”“下班了”“回来啦”,而过年就不同了,一句“过年好”,既有祝福又礼貌、热情,避免了无话可说的尴尬。记得儿子告诉我:“妈妈,刚才我出去玩儿看见老师啦,我给她拜年了呢!”我立即给他一个大大的赞,夸他懂事有礼貌。

小孩子最盼过年,因为他们的年是最“嚣张”的,不管闯了什么祸,大人都能用一句“大过年的算了”轻易地原谅,平日里的三分胆量膨胀到十分,看电视、打游戏、吃零食、睡懒觉,处处惹人生气,大人的脾气却出奇的好。

现在都不盼望过年那身新衣服了,但母亲买给我的新袜子、新鞋垫,穿上它依旧有十足的仪式感,自然而然地期待新春的朝阳,心中悠然而生母亲早年的教诲:穿新鞋,走好路。

如今年迈的母亲总要嘱咐我:过年了,去看看你大伯,去你老姨家串个门吧。我们平时忙得很,忽略了好多亲情,趁着过年是需要修补一下的。堂哥堂姐、表哥表姐,虽然通讯方便了,但平日里各忙各的还是难得见面,都要趁着过年聚一聚,不能让亲情的距离疏远了。

在过年这段时间里,亲情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成为一种氛围,一种触手可及的温暖,它让我们积攒了一年的焦虑、烦躁、疲惫,魔术般褪去,心情放缓,忽然之间仿佛时间也慢了下来。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实年味儿从来就没离开,你想让年味儿有多浓,它就有浓,正是这些元素的叠加,让年活了起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亿万国人有了归属感,成就了独属于我们的文化记忆。

回家的车票

葛磊

一到年终岁末,脑中就浮现出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呜呜”前奔的情景。我的心也随着汽笛越走越远,直奔着母亲的方向去了。

我收藏着从第一次离家到现在所有的车票,每张车票都写满了思念和满满的爱。近30年来,两百多张车票,硬座、硬卧、软卧、动车、高铁……岁月就在眼前这一盒车票间挪移,我也由那个满眼羞怯、稚气的女学生,变成了一个母亲,车票也由一张到两张,再到三张,现在又由纸质的变成了电子车票,同行者也由最初的父亲陪伴到自己、到老公,再到三口同行……

岁月是怎样的匆匆啊,母亲的影子也在这200多张车票间拉长又拉近。迎来送往间,母亲也由一个温婉贤惠的中年妇人,变成步履蹒跚的老人。后来,老弱的母亲因身体原因已不能再去车站接送,每次却都会拿着我的车票看很久,好像所有的惦记与思念都看进了车票里。

因为工作关系,我时常坐飞机飞来飞去,可是回家,我却执拗地喜欢坐火车。虽然现在的火车也变了模样,由慢吞吞的老火车变成了高铁,我却依旧怀念着那古老、缓慢的“绿皮”火车。

18岁,第一次离开家到外地求学。要坐一夜的火车,父亲陪我去学校,送我们走的时候,母亲拿着车票反复地看,眼睛里含着泪,却硬是笑着推我进了车厢。每逢寒暑假,母亲必笑吟吟地站在车站等我,拥住我的瞬间必会拿过车票看看。

22岁,我工作了,离家越来越远,车票也由硬座变成了硬卧,母亲不舍得让我坐一夜,更不舍得让我站一路,每次返回,她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帮我搞到卧铺票。而“五一”、“十一”所有的假期,我都会去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因为那里有母亲在等着我。

后来,我结婚了,回家的车票变成了两张,母亲的年纪也大了。有了他的陪伴,母亲不再到车站去接送,但每次都会站在门口等着、送着,每次还是习惯地拿过车票看看,好像只有看过了这一路她才能放心。

再后来,母亲坐火车到千里之外照顾怀孕的我。我挺着大肚子去火车站接白发苍苍的母亲,第一次接过母亲手中的车票,母亲急忙扶住我,这小小的车票瞬间就把我们娘俩的心拴在了一起。我生孩子时,母亲比我还要紧张。孩子两个月的时候,父亲突然生病,我和母亲、老公抱着孩子一起回家,孩子太小,我们买了软卧,三张车票把我们全家的心拴得牢牢的。

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也一天天老弱,只要有空,我就带着孩子坐火车回家。父母在不远行,我既然已经运行了,只好让车票来浓缩思念。

又要过年了。那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早大到需要买票了,我们一家三口也早已买好了回家的高铁票,小小的车票又把思念拉近了。然而,母亲却再也无法接过我们的车票看看,再也无法通过车票叙述她的思念和惦记。是因为是电子车票,我相信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会读懂我们对她的思念。

从第一张车票到现在转眼过去了快30年,这近30年的星转斗移就在眼前这两百来张车票上,只是车票上的字迹几乎全都看不清了,好多已成了空白。但小小的车票就是那无字书,思念早已深深地刻在了心中。

年未至 味先行

徐成文

小时候,期盼一年的就是过春节。春节里,抛下沉甸甸的书包,卸下大人交付的各种农活,玩个痛快,吃个敞亮。

现在的春节,玩不再是一种追求,吃倒是寻求极致。春节未至,美食先行。

“爸,我不回家过春节,寄点香肠来吧!”抛下我们紧盯的目光,小女扔出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闯闯”就到了深圳。

香肠,是我们当地春节必备的美食。刚进冬月,人们就着手做香肠。香肠的选材最为讲究,最好做到肥肉瘦肉搭配妥当。如果瘦肉过多,吃起来会干燥难嚼,与吃木块并无二样;如果肥肉过多,吃起来直撞脑袋,肥腻得很。经验丰富的农妇,走到卖肉的铺子前:“老板,明天给我留个坐墩,我要做香肠。”坐墩,就是猪的屁股肉,是做香肠的绝佳材料。买来坐墩,将其搬运到菜市场的一个角落,那里排成了长蛇阵,都是一大早赶来做香肠的人。称重、洗肉、搅碎、和料、灌肠、打结。在现代机器的操作下,刚才还是一块硕大的坐墩肉,不一会便成为一节一节的香肠。提回香肠,挂在窗外晾干,等香肠缩水,水分蒸发,便整理成包,贮藏于冰箱。想起远方有亲人或朋友,将晾干的香肠取出一部分,到店铺去压缩打包,通过快递寄到远方。

小女是无辣不欢的口味。我们得为她做麻辣味的香肠。愿麻辣的香肠,伴随她在异乡过好春节。

“给在北京的父母寄点腊肉,他们不回来过春节。”菜鸟驿站里,我正在为小女的香肠包裹书写地址,一位小伙子匆匆赶到。

腊肉,家乡春节餐桌上的又一道美食。每逢冬月,在“小雪”至“立春”前,家家户户都杀猪宰羊,除留够过年用的鲜肉外,其余猪肉涂抹上食盐,配以一定比例的花椒、大茴、八角、桂皮、丁香等,放入木盆里,盖上盖子。等待一两周后,用粽叶绳索串起悬挂于灶屋或者火坑上面,让其过多的水分蒸发一些。要想腊肉色香味俱全,最好选用柏树枝丫慢慢熏烤。这样熏烤而出的腊肉,令人垂涎欲滴。如今,很多人远离了农村,他们每逢冬腊月,便给还住在农村的亲朋捎信,帮忙熏几块腊肉。熏烤后的腊肉,表里一致,煮熟切成片,透明发亮,色泽鲜艳,黄里透红,吃起来味道醇香,肥不腻口,瘦不塞牙。

小伙子告诉我,自己还在本地一所大学读研究生。父母为了供养自己读书,远离故土,到北京打工。因为诸多原因,父母暂时不返乡,等春暖花开,他们一定抽身回家,再与儿子团聚。小伙子知道父母喜欢家乡的腊肉,春节餐桌上不能没有腊肉。他擅自做主,从老家叔叔家买来腊肉,寄给父母,寄去一份家乡的味道,寄去一股对父母的感恩和祝福。

菜鸟驿站里人头攒动,冰冷的房间因为有了寄东西的人,陡然间热闹非凡、温度上扬。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嗷嗷待哺的小孩,手提一大包汤圆粉,说是寄给在新疆工作的丈夫。大家主动帮忙抱过小孩,让年轻的妈妈排到最前面去寄东西。“我屋那个,就只吃他妈妈老家用石磨磨出的汤圆。这不,他妈妈昨天托人送来,叫我以最快速度寄给他的儿子,我可不能怠慢啊!”年轻妈妈一脸的幸福。其实,在新疆的超市,一定能买到汤圆粉,但来自家乡的味道,带有妈妈的味道汤圆粉却是唯一。

春节的美食颇多,年糕、春卷、腊肉、香肠、汤圆等等,这些形态不一的美食,照亮了春节明媚的天空,舒展了人们欢愉的神情。这个春节,不能返乡的游子,纵使你们在远方,你们春节的餐桌上,依然有丰盛的家乡美食。

春节的美食颇多,年糕、春卷、腊肉、香肠、汤圆等等,这些形态不一的美食,照亮了春节明媚的天空,舒展了人们欢愉的神情。这个春节,不能返乡的游子,纵使你们在远方,你们春节的餐桌上,依然有丰盛的家乡美食。

乡心新岁切

耿艳菊

雪后初霁,银装素裹,天空清冽苍蓝,青灰色的老城墙上,洁白的雪像一条清丽的玉带,让老城显得更加隆重而神采奕奕。远看,一朵一朵的红花在老城墙上簇簇排列着,热情洋溢地绽放着绚丽的风采。那簇簇的红,一盏盏红灯笼,红得热情,红得洋溢,红得喜气盈盈,这是新年的味道。年年过年,年年期盼,期盼新,期盼暖,期盼世间诸般美好。

早上乘地铁上班时,看到很多人一手拉着拉杆箱,一手提着装得鼓鼓的包,有人扶着幼,肩背手提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人急切地打着电话讨论买票的事情……这一幕幕归乡过年的图景蓦然让我想起昨天看到的这幅老城墙上的白雪灯笼图。

如今,物质丰富,交通便捷,各种条件都越来越好,即使离家千里,一个视频,也能和家人相坐而谈,总觉得年味不如从前浓郁了。可是到年底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其实大家心底里对待新年的心情一直都是热切而欢喜。

最近背唐诗,刘长卿那首《新年作》竟很快记住了:“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也许得益于年底的思绪总是在思归二字上。孟浩然的《江上思归》也在耳畔萦绕,“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

思归,不仅是千年以前游子歌咏的诗歌主题,也是千年以来以及无涯的时光里,漂泊在外的寻常人的心事。况又是岁暮,思乡之心更

是切切。故乡、老家,这两个平凡的词语里蕴含着不凡的光彩,无论走到哪里,走多远,相信在一个人的精神版图里都有着温暖的底色。

相较于从前,现在出门在外的人更多了,为生活打拼,他乡漂泊,到了年底,谁不想回家看看呢?尤其是父母在家乡的,甚至还没到年底,与父母的电话内容就开始围绕着过年回家这一重大主题了,回家多久,回家做些什么,见谁,这些想法整天就在眼前晃了。即便在他乡有了立足之地,有了温暖的居所,把父母也接到了身边,但过新年这样隆重的大事总觉得在老家才像过年的样子,才有过年的那种感觉和热闹的味道。尤其是父母,年老的人更讲究叶落归根,哪怕老家里只有寥落的一方小院、几间房子,也得回去,回去才安心。在他们那一辈人的心里,外面再好,蓬勃的热闹里,却总有一处说不上来的落寞。

一位朋友的父母就是这样,两位老人岁数大了,老家没人照顾,朋友就把他们接到了身边。平日的时候住得好好的,到了年底,两位老人意见出奇地一致,一门心思收拾东西要回老家过年。老家里还是多年前的房屋,房顶高,屋子开阔,没有暖气,劝他们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回,老人却坚定得很,怕孩子拦着,还悄悄跑到火车站买回家的票。

年轻的时候,也许理解不了这样的心情,但等我们有一天也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在年关将至里终会懂得长辈们的一片孝心。



李陶摄

近了

祖说:大寒过后春天就近了。立春、雨水、惊蛰这些美妙的故事,会相继发生。花花绿绿的意象会充盈这个世界。温暖,必将如期而至。白昼吞噬着夜晚,回家的日子近了。视线越来越清晰,就像老家洁白的炊烟。挺立的泡桐,以及深沉的山山水水。日暮时分,一群孩子再次奔向村口,越来越近了。他们能听到父母的呼吸声,从山的那边传来,多么熟悉,多么亲切。祖说:生命中,那些纯真而美好的事物,等下去,总会来的。闭上眼,你听,脚步声近了。

吴辰

总把新桃换旧符

曹春雷

幼时在乡下过年,读春联是一大乐趣。那时临近过年,村里的“秀才”们就要忙起来,因为要为登门的乡亲们写春联。刚写好的春联一副一副贴在院子晾着,红彤彤的一片。

除夕那天一大早,各家各户在院门口忙着贴春联。春联一贴上,大街小巷的气氛马上就都不一样了,年的氛围立刻就浓厚了起来。我把自家的春联贴完后,就和小伙伴约着,到处走走,看看别人家的春联,诵读各种各样的春联对子。我们把各家的春联进行对比:谁家的春联贴得早,谁家的春联写得有趣,谁家的春联贴了。

邻居家张叔是生意人,他家院门上的春联,通常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十字路口的李婶家,在村里开经销部,卖些日用百货,她家的春联经常是这副:百问不厌百拿不厌,笑容常在笑口常开。家里有当兵的人家,春联是这样写的:民拥军意比泰山重,军爱民情似东海深。

我最喜欢奎山大爷家的春联,他在村小学里当教师,字写得龙凤飞舞,遒劲有力,春联的内容生动有趣。他家院门前有个池塘,有杏树也有柳树。有一年的春联是:雨洗杏花红欲滴,日烘杨柳绿初浮,读起来感觉春意融融,意境

很美。

也有人家把春联贴错了地方,院门上赫然贴着:“勤饲养六畜兴旺,多积肥五谷丰登”,那是应该贴在猪圈或羊圈门上的。我们哈哈大笑之后,赶紧进院告诉主人家,出来时兜里装满了主人给塞上的糖和瓜子。

村里辈分最长、年龄最大的青山爷,据说是当年的老“秀才”,春联写得很美,有一年是: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梅花桂花玫瑰花,春香秋香。还有一年是:丫头吃鸭头,鸭头咸,丫头嫌;童子击柝子,柝子落,童子乐。像绕口令一样,我们在大街上大声念,青山爷听到了,就走出来,捋着一把白胡子,看着我们笑。

最特别的一副对联是建国叔家的,他那年做生意赔了本,年前的几日,天天有人登门要钱。他就写了一副对联:年难过年更难过,债要还是债都要还。横批:有还才还。意思是莫要催,我有钱才能还啊。20多年过去了,他现在生意做得很大,日子红红火火。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副对联。

如今在乡下过年,春联大都是印刷的,虽然看起来精美,但千篇一律,总感觉缺少了喜庆的气息。我很怀念小时候在街上挨家挨户读手写春联的那些春节。

